

牙璋为戊说

Yazhang and the Stylized Origin of the Character *Wu*

陈小三 Chen Xiaosan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太原, 030006

内容提要:

牙璋兴起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的山东地区, 之后向西传播, 约当公元前 2000 年前后, 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河南巩义花地嘴、偃师二里头遗址都有发现; 进入商代之后, 牙璋在中原地区趋于消失, 而在西南地区的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都有继续发展, 而且这一时期牙璋的分布范围到达珠江流域以及越南北部地区。纵观牙璋发展的历史, 大约从公元前 2400 年发展至公元前 900 年, 前后延续发展长达 1500 年左右, 是先秦时期流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类器物。本文认为牙璋是“戊”字的造型来源,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 曾经作为风字的声符。从牙璋在中原地区的流行时间, 结合《史记·夏本纪》及《尚书·皋陶谟》中的干支记日的情况看, 文字的出现应该就在夏代。

关键词:

牙璋 戊 夏代文字

Abstract: The *yazhang* (ceremonial plaque) originated in the late Dawenkou culture to early Longshan culture in the Shandong region and later spread westward. Around 2000 BC, it was discovered at the Shimao site in Shenmu, Shaanxi; as well as at the Huadizui and Erlitou sites in Gongyi, Henan. After the *yazhang* entering the Shang dynasty, it tended to disappear in the Central Plains. However, in the southwest, sites such as Sanxingdui in Guanghan and the Jinsha site in Chengdu continued to produce and develop *yazhang*. During this period, the distribution of *yazhang* extended to the Pearl River basin and northern Vietnam.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yazhang*, it developed from around 2400 BC to 900 BC, enduring for approximately 1500 years. It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and long-lasting types of artifact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yazhang* inspired the shap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wu* (戊), which was later used as a phonetic symbol for the character *feng* (风) in oracle 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widespread use of *yazhang* in the Central Plains, combined with evidence from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hiji)* and *Book of Documents (Shangshu)* regarding the Ganzhi calendrical system, suggests that the emergence of writing may have occurred during the Xia dynasty.

Key Words: *yazhang*; *wu* (戊); characters of the Xia dynasty

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的牙璋，造型特殊、分布范围广、沿用时间长，久已引起学界关注。从目前积累的材料看，牙璋兴起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的山东地区^[1]，之后向西传播，约当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河南巩义花地嘴、偃师二里头遗址都有发现；进入商代之后，牙璋在中原地区趋于消失，而在西南地区的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都有继续发展，而且这一时期牙璋的分布范围到达珠江流域以及越南北部地区^[2]。纵观牙璋发展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2400年发展至公元前900年，前后延续发展长达1500年左右^[3]。牙璋造型特殊，从延续时间和分布地域来看，大概除了青铜鼎之外，是先秦时期其他质料的单类遗物都无法比拟的。这类造型特殊、影响如此广泛的器物，在文献材料中，是否留有印迹？它的本名究竟是什么？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

“牙璋”是清末学者吴大澂在《古玉图考》中，根据传世文献选定的名称。尽管目前学界流行使用这一称呼，但大家知道这是暂且的叫法，并非其本名。所以考古学界也有“刀形端刃器”^[4]“骨铲形玉器”^[5]“歧锋端刃器”^[6]等描述性称谓，还有学者根据其流传和分布，认为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玄圭^[7]。关于牙璋的造型来源，有学者认为来自玉石兵器，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从农业工具耒耜演化而来的^[8]，其中刘敦愿先生认为牙璋是某种实用的工具或者武器为祖型发展出来的象征性工具^[9]，最为值得重视。

关于牙璋的原始名称，晚周文献只能作为参考，它的名称还得从它的形制特征谈起。我们先从新石器时代，尤其是龙山文化阶段出现的礼仪性玉石器来整体考察。

龙山文化阶段，代表军事权力的主要是各类玉石钺。隗元丽从整体形态出发，将其分为窄体、宽体、扁体三类，大体而言玉石钺大约兴起于公元前5000—前4000年左右的长三角地区，之后向外扩散^[10]。综合来看，窄体、宽体和扁体三类钺是体型的不同，根据刃部的不同，每一类都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刃部齐平、器身呈扁平状；另一类是刃部为凸刃、器身较厚。

甲骨文中，有一系列与玉石兵器相关的字，这些字形有王、戊、戈、戌、戚、我等。我们下面分别来看这些字形，再和上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玉石钺进行比较（图一）。

学界普遍认为，王字就是未纳秘、竖置的斧钺的形象^[11]。从“王”字来看，刃部也有弧刃与平刃两种形态，与史前到商周时期的玉石钺乃至铜钺的形态接近。玉石钺，出现于长江中下游的北阴阳营文化，经崧泽文化继续发展，在良渚文化达到新高度。黄河流域则是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而流传下来，成为中原地区军事权力起源的重要因素^[12]。

戊字，则是一种带柄的平刃的斧钺形象，只有极少甲骨文刃部为凸刃。到西周金文阶段，刃部向下延伸，器身下部不再像商代甲骨文那么对称，与隶楷阶段的戊字已经十分接近了。从甲骨文来看，戊应该是一种平刃的斧钺。

关于戊字，传统认为𠄎（合8615）是戊字，近年谢明文指出该字是“或”字，有三种用法，一类是表示国族，一类是表示副词“再一次”的意思，第三种用法是表示地域的域^[14]。《新甲骨文编》（修订版）已经按照这一意见调整了

“戊”字，但目前“戊”字字头下，仅有两例花东卜辞的字例^[15]。这一调整出现的问题是，很常见的戊反倒在甲骨文中找不到相应的文字了。谢文对第二、三类词例的分析准确，但第一类分析，没有词例证据，对该字的限定几乎没有，尚不能否定作为国族名称的𠄎，就是戊的本字。结合新石器时代玉石钺的造型来看，甲骨文中的这个字，就是戊字的本字，谢文分类中的第二、三字应该是该字的分化意义。戊字表现的则是刃部为凸刃，而戊字的字形仅有个别的例子，刃部为凸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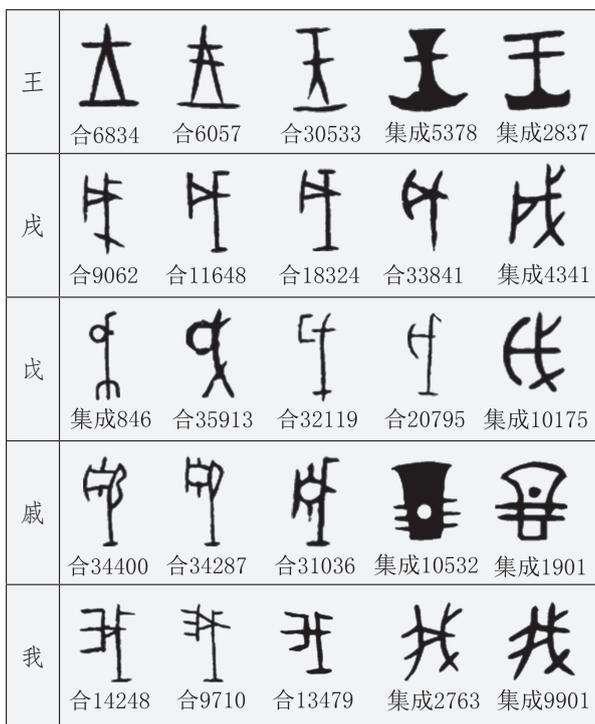
除了王、戊、戊之外，甲骨文中与玉石兵器相关的字形，还有戚与我。戚字是一种带扉棱的玉石钺或青铜钺的专名，从甲骨文中戚的字形来看，刃部也有平刃和凸刃两种。我则是一种带有齿刃的兵器的专名^[16]（参看图一）。

综上所述，上述与玉石兵器相关的字，除了“王”字外，戊、戊、戚、我，以及本文没有专门列举的戈字，差别主要在刃部及装饰的差别。王是竖直摆放的玉石钺，刃部有平刃和凸刃两种，没有特别的区分。戊则是一种平刃的斧钺，甲骨文中极少为凸刃。戊的刃部，一般为弧刃。戚的刃部有平刃和凸刃两种，与其他玉石类兵器的差别是，戚的两侧带有扉牙。

二

有了上述认识，再来看与上述斧钺器兵器存在密切关系，又有很大不同的“戊”字。

甲骨文中的“戊”字，学界普遍认为是一类古兵器，叶玉森认为从字形看与



图一 与各类玉石兵器有关的甲骨、金文字形^[13]

戊							
 黄组 合 37544	 无名组 合 27931	 出组 合 24913	 历组 合 34165	 黄组 合 18880	 黄组 合 6177 正	 子组 合 21644	 白组 合 19954
 黄组 合 37563	 无名组 合 28024	 出组 合 25375	 历组 屯 4191	 历组 合 33202	 黄组 合 10104	 黄组 合 33	 白组 合 21120
 黄组 合 补 1112	 无名组 合 28109	 出组 合 补 8421	 出组 合 22837	 历组 合 33241	 黄组 合 11732	 黄组 合 559 正	 白组 合 1026
 无名组 合 31831	 何组 合 27302	 出组 合 23339	 历组 合 34157	 黄组 合 14250	 黄组 合 3321 正	 白组 合 20165	

1



2

图二 《新甲骨文编》修订版中的戊字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牙璋的比较

因为“戊”常见于干支记日及商人的日名中，所以这种混同，并不影响大家识读^[22]。综合新石器时代以来斧钺类兵器来看，能与“戊”字的造型相匹配的，大概只有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流行的、刃部为凹刃的牙璋^[23]。换言之，本文认为现在称为牙

斧不同，郭沫若认为是戚^[17]。季旭升认为“像斧钺类兵器，但是刃部的弧形向内凹，如月牙；但商周之际已有讹成刃部向外凸的写法，与“戊”相混”^[18]。季旭升先生的观点非常准确，戊字与其他斧钺类兵器的差别，就在于它的刃部为凹刃。

从《新甲骨文编》（增订本）中收录的戊字来看，绝大多数词例为凹刃，师组、子组卜辞中，也有平刃或微凸刃的例子，年代最晚的黄组卜辞刃部内凹不明显，已经与戊相混^[19]（图二）。李宗焜先生编订的《甲骨文字编》中收录的词例更多，其中花园庄东地甲骨有多例用为干支的戊，是将月牙的部分，写成了封口状^[20]。目前年代最早的师组肥笔类卜辞中，已经出现混同的现象，如《摹本大系》22（合 19812 反）、36（合 19871）、58（合 19931）、72（合 20017）、149（合 20462）^[21]，写法接近《新甲骨文编》（增订本）中收录的第二例。尽管“戊”与“戊”“戊”在很早混同，

璋的器物，就是甲骨文中的“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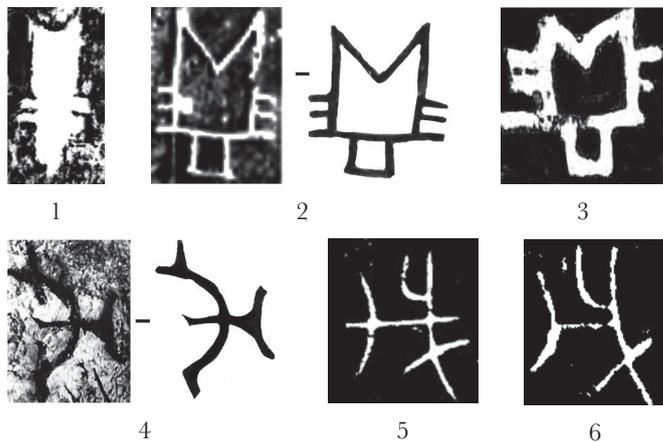
晚商到周初的族氏铭文中，也有一些保留了早期文字形态的例子。陈剑先生指出父癸爵（《集成》8707）和父乙癸（《欧遗珠》85）中的两个字^[24]（图三：2、3）上端的锋刃部分向内斜凹形成歧尖，更近于考古工作者所称的“牙璋”^[25]。近年发表的安阳铁三路 M89 中

出土的铜觚上带有同样的铭文，而且刃部凹弧，报道中也已指出其与牙璋接近（图三：1）^[26]。铁三路 M89 出土一批半成品玉器，何毓灵先生认为墓主人是一位从事玉器生产的工匠^[27]。这座玉匠墓出土的铜器铭文保留的牙璋原始的形态，可能和墓主人家族是累世的玉匠有关，他们对玉器积累有专门的知识，因此在铭文的书写上更为准确。杜金鹏先生也认为，这种牙璋的图像一种可能是在夏代已经使用；另一种可能是从仍然使用牙璋的族群（如三星堆、金沙遗址族群）迁徙到安阳带来的^[28]。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西周时期的铜爵（《集成》8535），鏤下的铭文中，戊字仍然保留了比较早的凹刃的形态（图三：4）^[29]。最近发表的枣树林墓地 M190 出土的铜器铭文中，戊字多次出现，写的是戊字（图三：5、6）^[30]，可见春秋时期，部分地区戊与戊也在混用。

从上述的梳理可以看出，大约殷墟时期刃部内凹的“戊”已经与刃部齐平或者凸弧刃的戊或者戊混同了。晚商中原地区大量见到的是刃部齐平或者为凸弧刃的钺，刃部为凹弧的兵器几乎不见，这也是中原地区铜器铭文中，保留比较形象的“戊”字极少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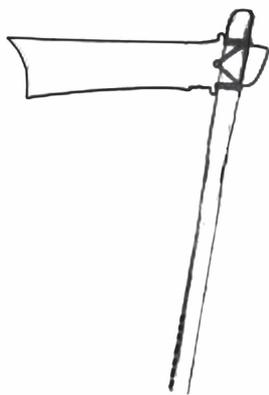
目前所见的晚商阶段的青铜兵器中，并不存在“刃部弧形内凹如月牙”的兵器，但是如果我们往前追溯的话，大家很容易联系到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阶段广泛分布的、流传时间长、现在学界通称为“牙璋”的器物。笔者认为，戊的原型应该就是加秘的牙璋一类的器物。殷墟卜辞中，保留很多原始形态的“戊”，可能与甲骨占卜、玉石器生产是从龙山时代就出现的古老的世袭职业有关。相比较而言，青铜铭文中保留的数量较少，大概是因为青铜器生产是新兴的手工业，不如占卜和玉石器加工那么古老。

牙璋的形态，确实和甲骨文及金文中刃部内凹的“戊”字的形象很接近。但关于牙璋是否纳秘的问题，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31]。尤其是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有



图三 晚期金文中的戊

1. 铁三路觚 2. 《欧遗珠》85 父乙簠 3. 父癸爵（《集成》8707）
4. 国博藏爵（《集成》8535） 5、6. 枣树林墓地 M190：33、238
（1-4 用为戊，5、6 用为戊）



图四 牙璋加装木柄想象复原图（邓淑苹先生复原）

一件跪坐的人像，双手持牙璋（K2③：325）^[32]，这一线索一定程度上指示了牙璋的使用方式；另一处是金沙遗址发现的在一件菱形玉器（L10：16）上的图案，是跪坐的人肩上扛着牙璋^[33]。这两例图像虽然很直观，但只能代表晚商到西周时期成都平原的蜀国人使用牙璋的方式，不能代表更早的中原地区的牙璋的使用方式。

尽管目前没有牙璋纳秘的直接证据，但是从器物形制，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器物功能及使用的重要参照。李学勤先生从形制方面指出，“牙璋特有的纹饰，是阑上和阑间的齿，以及璋面相应位置的直线或网状刻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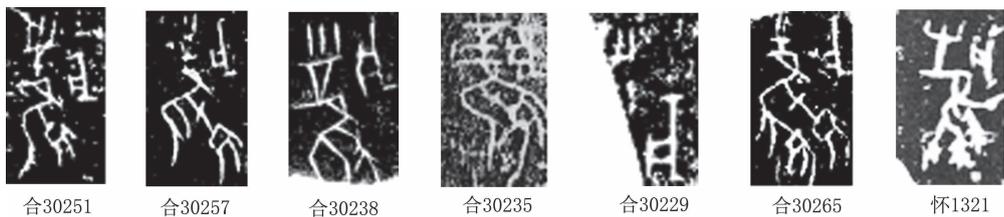
“齿有利于装秘时缠束，而刻纹即像缠束的绳索”，“有内有援的结构，说明它曾经是装秘的。其端刃与秘平行，使用时当系啄斫，与有上下刃的戈迥然不同，也有别于下刃的刀”^[34]。邓淑苹^[35]、方向明^[36]等先生也持相近的意见，而且邓淑苹先生还对牙璋的安柄方式做出了复原（图四）。从邓先生的复原图可以看出，安柄后的牙璋与甲骨文中的戊字其实非常接近。由于目前缺乏背景信息材料，没有牙璋纳秘的直接线索，但整体形制上的特点，尤其是内、阑等特征与同时期的铜戈比较接近，此外很多牙璋刃部保留了两面开刃的特征，仍然可以看出，牙璋原本也是一种兵器。

我们也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再找到一些证据。

王子杨先生指出，甲骨文“风”字，师组、宾组、历组卜辞，借用“凤凰”的象形初文来表示。到了何组、无名组、黄组卜辞里，添加声符“凡（盘）”，为“风”造出一个新的形声字，这个声符凡（盘）为侧立的盘形，是盘匝之盘的表意初文^[37]。无名组卜辞中有一些“风”字所从的“凡（盘）”，写法与一般的“凡（盘）”有一些距离，已经讹混为“戊”。^[38]谢明文^[39]、郭永秉^[40]都指出，郭沫若提出的“凡”是“盘”的象形初文的意见，在古文字学界影响很大，未必正确。从语音上来讲，“凡”“盘”的韵部并不接近；从字形来看，不少“风”字所从的声符，与盘形明显有别。

王子杨先生也指出无名组卜辞有一些“风”字所从的“凡（盘）”形，写法与一般的“凡（盘）”形有些距离，已经讹变为“戊”^[41]。实际上，他在论证从“凡”的“风”字时，举出很多词例，我们选取一种的一部分（图五），也可以发现，与王子杨所说的“戊”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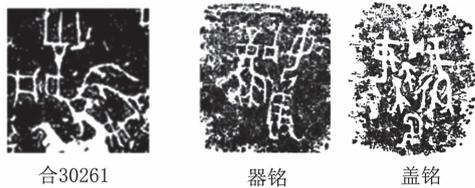
郭永秉先生指出，凡与戊，与“风”字的上古音差距很大、不能相通，而且铜器铭文中有一些“戊”字写法与王子杨指出的“戊”字接近。因此郭永秉先生主张，王子杨先生所说的从“戊”的风字，从音理来讲，从的应该是“戊”声。甲骨文中的那类在凤鸟旁边，作为声符的兵器，应该就是戊字^[42]。这一意见很有



图五 风字(一)

道理。

从上文关于甲骨文中的戊字的梳理中可知，最早的师组卜辞中，一部分“戊”字，已经与“戊”或者“戊”混同了，到最晚的黄组卜辞中，多数“戊”写成了“戊”的样子。甲骨文中的



图六 风字(二)

的风字，多数做声符的戊与戊字形混同，符合情理。王子杨先生曾举出，合 30261 中的“风”字（图六），所从的声符为“凡”从拓本上看与“同”十分接近，可以看作讹混为“同”^[43]。我们知道风字本从“戊”声，再来看合 30261 中这个右侧内凹的声符，显然就是戊字。此外殷墟高楼庄的一座商代墓中发现的铜觶，器铭上风字所从的声符，仔细看的话，刃部似乎也有略微内凹的现象，应该也是戊字^[44]（图六）。

三

晚商阶段，中原地区牙璋早已不流行了，但甲骨文中保留了比较原始的戊的写法，而在金文中，戊字几乎全部都写作戊，两个字已经混同。尽管中原地区晚商时期已经没有牙璋这类器物存在了，但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所见的一类管鍬斧，反倒是刃部内凹，颇有早期兵器形制的特征。这些资料有：范季融首阳斋、德国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各收藏 1 件^[45]。李零先生又补充了美国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博物馆收藏的 1 件，而且指出现藏首都博物馆、刻有乾隆御诗的 1 件玉杖首，是仿制上述东周铜兵器的^[46]。上述 3 件管鍬斧，首部为歧尖状，乍看找不到来源。笔者认为，这些管鍬斧，斧头歧尖的造型，其实就是来自牙璋（图七）。与这类刃部为歧尖相应的，还有一类刃部为弧刃，且有出土地点的器物有：山西长治分水岭 269 号墓出土 1 件；还有一种刃部为平刃的，有山东临沂凤凰岭墓地、枣庄徐楼墓地各出 1 件（图八）。李零先生还提到滕州博物馆收藏也有 1 件。

东周时期最主要的兵器是戈，这种刃部为歧尖、平刃或者凸刃的器物，显然是对早期器物的仿制。这种晚期兵器仿古的现象，还见于叶县 4 号墓中出土的铜兵



图七 东周时期的仿古兵器(一)

1. 首阳斋藏
2. 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藏
3. 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图八 东周时期的仿古兵器(二)

1. 长治分水岭 M269 出土
2. 枣庄徐楼墓地出土
3. 临沂凤凰山东周墓出土

器，已经有研究者指出，这些兵器有很古老的来源^[47]。这种情形可能与春秋晚期阶段牙璋的形象重新在兵器上出现可能有相似的背景。

最后谈一点汉字起源的相关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汉字的起源和发展要早于文字系统成熟的殷墟甲骨文的阶段。在早商阶段，也有一些陶文线索，不少学者认为至少在早商文化阶段，文字已经比较成熟^[48]。能不能早到更早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就是本文说的夏代？于省吾先生根据甲骨文中成汤的祖、父两辈示壬、示癸及其配偶的日名与之前的上甲及三亓排列有序，缺少配偶的情况不同，认为至少在成汤建立商王朝之前的示壬、示癸时代，也就是夏末，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文字了^[49]。语言学家郑张尚芳也曾指出，《史记·夏本纪》中多位夏王使用日名，如太康、中康、少康（康为庚字）、胤甲、履癸，而且《尚书·皋陶谟》中记载大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四天也用干支表示，也是夏人使用干支记日的实证^[50]。林沄先生也指出，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齿刃钺，就是甲骨文中的我^[51]。通过本文分析，“戊”的原型就是牙璋，这类器物在早商文化阶段的中原地区已经趋于消失，而且从最早的师组卜辞中已经有凹刃与凸刃混同的现象，说明戊字造字的取形不会晚于早商文化阶段，这一线索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汉字的起源可以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夏代。

注释：

- [1] 邓聪、栾丰实、王强：《东亚最早的牙璋——山东龙山式牙璋初论》，《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年。
- [2] 参看邓聪主编《牙璋与国家起源》，科学出版社，2018年。
- [3] a. 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许宏主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b. 栾丰实：《再论海岱地区的史前牙璋》，《中原文物》2020年第4期。
- [4]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与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 [5] [日]林巳奈夫著，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艺术图书公司，1997年，第324-344页。
- [6] 高大伦、李峰：《夏史物证——兼论歧锋端刃器的命名》，《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7] 孙庆伟：《礼失求诸野——试论牙璋的源流与名称》，《金玉交辉》，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
- [8] 参看 a. 廖雅婷、邓聪《1994年诸家论牙璋》，邓聪主编《牙璋与国家起源》，科学出版社，2018年。其中张学海、刘敦愿主张是耒耜的演化；b. 王永波《耒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c. 高大伦、李峰《夏史物证——兼论歧锋端刃器的命名》，《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9] 刘敦愿：《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年第4期。
- [10] 参看 魏元丽《先秦时期玉石钺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 [11] 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 [12] 许鹏飞：《钺代表的军权意义的起源与发展》，《考古》2018年第1期。目前在陕西临潼芷阳遗址发现有相当于老关台文化阶段的一批墓葬，发现的大型玉石钺有近20件，这批材料的年代要早于长江下游地区的玉石钺的年代，对于认识中原地区军事权利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能中原地区的玉石钺传统，起源不晚，但没有像长三角地区一样连续发展下来。
- [13] “合”是《甲骨文合集》的简称。“集成”是《殷周金文集成》的简称。本图的字形，均直接取自“小学堂”网站。
- [14] 谢明文：《“或”字补说》，《商周文明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15] 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726页。
- [16] a. 林沄：《说戚我》，《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2-18页；b. 陈剑：《说殷墟甲骨文中的玉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2分，2007年。
- [17]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2394页。
- [18] 季旭升：《说文新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02页。
- [19] 同[15]，第809-810页。
- [20] 李宗焜：《甲骨文字编》，中华书局，2012年，第907-909页。
- [21] 黄天树主编《甲骨文基本大系》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 [22] 参看 严志斌《商金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93-396页。
- [23] 本文图二中的牙璋照片，据邓聪《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收入《牙璋与国家起源》，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文图二修改。
- [24] 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该书A209收录4例，其中《集成》1901刃部凸起，该书释为戍是正确的。《集成》6206觶，族氏铭文拓片不清，该书释为舟，未必准确，可以确定的是，也不是带歧尖的牙璋。
- [25] 同[16]b。
-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铁三路89号墓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3期。
- [27] 何毓灵：《试析殷墟一座玉匠墓》，《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19-428页。
- [28] 杜金鹏：《说璋—殷商玉器名实考之七》，《学而述而里仁——李伯谦先生从事教学考古6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文集》，大象出版社，2022年。
- [29]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西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22页。
- [30]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19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3年第1期。
- [31] 参看邓聪、廖雅婷《牙璋研究史回顾》，同[8]a，第337-341页。
- [32]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
- [3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109

玉石器研究

二〇二四年第十一期
总第257期

- 馆：《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64-165页。
- [34] 李学勤：《论香港大湾新出牙璋及有关问题》，《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76-81页。
- [35] 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
- [36] 方向明：《夏商时期钺、大刀、牙璋等端刃玉器变迁的考古学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夏商玉器及玉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56-68页。
- [37] 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72-273页。
- [38] a. 王子杨：《甲骨文旧释“凡”之字绝大多数当释为“同”》，《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30页；b. 王子杨：《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中西书局，2013年，第171-172页。
- [39] 谢明文：《商代金文研究》，中西书局，2022年，第784-787页。
- [40][42] 郭永秉：《形声古汉字构造理据探研》，清华大学讲座，2018年4月23日。
- [41][43] 同 [38]a。
-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高楼庄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4年第5期。
- [45] 首阳斋、上海博物馆等：《首阳吉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6号，第152-153页。该书命名为戚。
- [46] 李零：《乾隆玉杖首与东周管盃斧——乾隆仿古之一例》，《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91-106页。
- [47] 井中伟：《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出土青铜兵器研究》，《文物》2009年第11期。
- [48] 黄德宽：《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荆志淳等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2-138页。
- [49] 于省吾：《释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第193-198页。
- [50] 郑张尚芳：《夏语探索》，《语言研究》2009年第4期。
- [51] 同 [16]a。

（责任编辑 崔名芳）